

退

庵

隨

筆

退菴隨筆卷二十一

福州梁章鉅蔭林編

學詩二

古詩純乎天籟雖不拘平仄而音節未有不諧者至律詩則不能不講平仄矣乃不知何時何人創爲一三五不論之說以疑誤後學村師里儒靡然從之律詩且如此則更何論古詩乎不知律詩平仄固嚴卽古詩不拘平仄而實別有一定之平仄不可移易卽拗體之律詩而其中亦必有應拗之字及必應相救之字唐宋大家之詩具在覆按

自得皆非可以意爲之者也自明以來雖詞壇老宿間有不盡合者不知此卽自然之天籟自有詩學以來不約而同若稍岐出卽爲落調雖詞華極美格意極高終不得謂之合作吾閩人尤多不講此者執裾而談尙疑信參半毋怪其不能旗鼓中原也

禮記王制同律鄭注云同陰律也疏云所以先言陰律者以同爲平聲平爲發語之本今古悉然夫古無四聲而孔疏已於王制發之然則作古詩者其可不講平仄乎古詩平仄古無專著爲書今欲講求其理則不可不看王漁洋

古詩平仄論及趙秋谷聲調譜相傳秋谷問古詩聲調於漁洋漁洋秘不以告秋谷乃就唐人諸集排比勾稽自得其法因筆之於書以發漁洋之覆其實從前及同時諸名家皆知之而不屑言其不知者不能言又不屑問遂終身墮五里霧中自漁洋秋谷之書行此說幾於家喻戶曉矣乃近人作古體詩仍有不講聲調者其不屑言乎抑不能言乎此余所以不能默然無言也惟聲調譜後列李賀十二月樂府所標平仄不甚可解姑置之可矣

七古以平韻到底者爲正格不可雜以律句其要在出句

第五字多用仄落句第五字必用平出句之第五字既用仄則第二字必用平落句之第五字必用平則第四字必用仄出句如平平仄仄仄平仄或平平平平仄平仄或仄平仄平仄平仄間有不如是者亦須與律句有別落句如平平仄仄平平或仄仄仄平平平或平平仄仄平仄平間有不如是者亦須與律句有別大抵出句聲律尙寬落句則以三平押韻爲正調其有四平切脚者如少陵之何爲見羈虞羅中義山之詠神聖功書之碑則爲落調唐大家中所僅見不必效之若五平切脚則直是不入調唐

宋元明諸大家所無前明何李邊徐王李輩尙不犯此病
袁中郎之流多不能了了矣

一句一韻之柏
梁體不在此限

七古有仄韻到底者則不妨以律句參錯其間以用仄韻
已別於近體故間用律句不至落調如昌黎寒食日出遊
詩凡二十韻而律句十四見東坡石鼓詩凡三十韻而律
句十五見其篇中換韻者亦可用律句如少陵之丹青引
東坡之往富陽新城皆是而王右丞之桃源行凡三十二
句律句至二十三見此皆唐宋大家可據爲典要者

四句
轉韻

之初唐體
不在此限

仄韻到底之七古出句住脚必須平仄間用且必須上去入相間用之如以入聲爲韻第三句或用平聲第五句或用上聲第七句或用去聲大約多用平聲而以仄聲錯綜之但不可於入聲韻出句之住脚再用入聲字耳若平韻到底之七古則出句住脚但須上去入相間而忌用平聲王漁洋已詳言之今人於仄韻之出句往往不知間用平仄而於平韻之出句住脚反多用平聲殊不可解殆以古人詩中間有不拘者如韓公石鼓歌之孔子西行不到秦及憶昔初蒙博士徵坡公游徑山之雪眉老人朝扣門歐

陽公啼鳥之獨有花上提壺盧然合唐宋兩朝數大家之詩其出句用平者不過此數處則非後人所可藉口也

篇中

轉韻疊韻者
不在此限

五古出句住脚亦當平仄間用與七古同惟平韻之出句住脚不忌用平聲則與七古異漢魏以至唐宋諸大家詩可覆按也至近體之出句住脚人惟知唐賢有忌用一紐之說不知杜詩中凡一三五七句住脚字上去入三聲亦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昔朱竹垞寄查德尹書謂富平李天生之論如此以爲少陵自詡晚節漸於詩律細此可

徵其細處爲他家所不能予初聞是言尙未深信退而攷之惟八首與天生所言不符其一鄭駙馬宅宴洞中云春酒杯濃琥珀薄又云誤疑茅堂過江麓又云自是秦樓壓鄭谷疊用三入聲字其一江村云老妻畫紙爲棋局又云多病所須惟藥物疊用二入聲字其一秋興云織女機絲虛夜月又云波漂菰米沉雲黑疊用二入聲字其一江上值水云爲人性僻耽佳句又云老去詩篇渾漫興又云新添水檻供垂釣疊用三去聲字其一題鄭縣亭子云雲斷岳蓮臨大路又云巢邊野雀羣欺燕疊用二去聲字其一

至日遣興云欲知趨走傷心地又云無路從容陪語笑疊
用二去聲字其一卜居云已知出郭少塵事又云無數蜻
蜓齊上下又云東來萬里堪乘興疊用三去聲字其一秋
盡云菊邊老却陶潛菊又云雪嶺獨看西日落又云不辭
萬里長爲客疊用三八聲字旣而以宋元舊雕本暨文苑
英華證之則江麓作江底多病句作賴有故人分祿米夜
月作月夜漫興作漫與大路作大道語笑作笑語上下作
下上西日落作西日下合之天生所云八詩無一犯者由
是推之七月六日苦炎熱下第三句不應用蠟字作苦炎

蒸者是也謝安不倦登臨賞下第七句不應用府字作登
臨費者是也循此說以勘雖長律百韻諸本字義之異可
審擇而正之此義蓋前人所未發也

七古以第五字爲關捩五古以第三字爲關捩其理一也
五古出句聲律稍寬對句則亦以三平爲正調如仄仄平
平平是也或亦用平平仄平或仄仄平仄平間有不如
是者但不入律卽可或謂六朝以前五古皆不避律句此
似是而非之說也古詩之興在律詩之前豈能預知後世
有律句而避之若後來律體旣行則自命爲作古詩者又

豈可不講避忌之法此如古時未有韻學之名出口成詩罔非天籟若後世韻書既行則自應有犯韻出韻之禁又豈得籍口古人之天籟而盡棄韻書不觀乎朱子贈人詩知君亦念我相望兩咨嗟自注云望平聲夫望字作去聲讀自可而必注平聲者豈非力避律句乎

宋元詩人於古體平仄多有未諧近體平仄尙無走作明人則不能大抵皆爲一三五不論之俗說所誤耳一三五不論並不可施於古體何況近體其依附此說者皆由不知有單拗雙拗之法也近體詩以本句平仄相救爲單拗

出句如少陵之清新庾開府對句如右丞之暮禽相與還是也兩句平仄相救爲雙拗如許渾之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是也聲調譜所講此例頗精其餘變例皆本此而推之而一三五不論之謬不攻自破矣

作近體詩自有 佩文齋詩韻可以遵守若古體詩則宜

參用古韻且依邵青門 長蘅 古今韻畧用之蘇齋師嘗云

邵青門所著書惟韻畧可取其論古詩用韻恪遵杜韓可法今坊本韻書所注古韻相通之處當分別觀之平韻尙無大出入仄韻則多不可據如四質與十三職十二錫十

四緝斷不可通十二錫與十四緝亦不可通在昔蘇黃及
近人吳梅村皆如此混用我輩則斷不可耳

作古詩但用通韻不必用轉韻叶韻則尤不必雖古人有
之今人又何必悉效之往往見人於詩賦句末旁注叶字
而讀之實不能叶豈非徒勞而罔功乎

古體詩用韻之寬莫如昌黎如此日足可惜一首通用東
冬江陽庚青六韻元和聖德詩通用語麋馬有哿五韻則
後學似不宜效之六一詩話謂其得韻寬則泛入旁韻乍
還仁離出入回合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得

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此譬如善馭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騁惟意所之至於蟻封水曲又疾徐中節不少蹉跌此天下之至工也然韓集中窄韻古詩亦不止病中贈張十八一首如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一首又會合聯句三十韻洪容齋謂除蠓蛹二字韻畧未收餘皆不出二腫之內今按蠓蛹二字唐韻本收在二腫則皆本韻也

七律有全首不入律者謂之吳體與拗體詩不同方虛谷瀛奎律髓合之拗字類中非也如杜少陵之題省中院壁

愁書夢暮歸諸詩皆是其訣在每對句第五字以平聲救轉故雖拗而音節仍諧宋人黃山谷以下多效爲之

吳體與拗體方虛谷言之多不了了必須看紀文達師所批方能分晰與聲調譜亦合今吳中有瀛奎律髓刊誤乃吾鄉李光垣將紀本校梓講律詩者不可不家置一編聞此板已就漫漶吳門亦少刷印者則須覓一舊本之瀛奎

律髓將紀批逐條抄附於上方以爲讀本可耳

紀文達師督學吾閩

時有自行刪定之兩冊在鏡烟堂十種中今亦罕見刷印者且所刪太多必須覓全本讀之

趙松雪嘗言作律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須填滿方好

此語雖力矯時弊幼學者正不可不知唐人如賈至早朝大明宮等作實開其端此外則少陵之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杜樊川之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陸放翁之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皆是 本朝惟吳梅村最爲擅長趙歐北十家詩話所摘凡數十聯劉公鼐謂七律如強弓硬弩古來能開到十分滿者殆無幾人每以此意讀前人七律詩庶動筆時自不至有滑調耳

作近體詩前後複字須避卽古體詩亦不宜重疊用之劉

夢得贈白樂天詩雪裏高山頭早白又于公必有高門慶
自注云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二字爲義不同觀唐人之
忌複字如此我輩又焉得不檢點乎

今人讀離騷者但以爲憂惶蒼亂所以一句說向天一句
說到地其實不然李文貞謂離騷須注得一過看出此人
學問條理讀的書既多又一字不亂下都合義理云云蓋
必如此方得讀騷之益近龔海峯先生有離騷注一卷精
博而復能貫串允足爲學騷者之一助余嘗錄得副本並
勸其家亟付梓以廣其傳

王荆公嘗謂太白人品甚卑十句九句說婦人或駁之曰
荆公學識太高故嘗笑春秋爲斷爛朝報夫風騷之旨豈
有他哉五倫正變之際蓋難言之愛成仇而忠見謗古人
所遭往往有同世不知後賢不諒之隱亦遂不能已於言
然而直言近訐比興多風故往往寄託於美人香草此正
其用心之厚也試思七子賦詩亦何取蔓草零露豈有各
誦其國人淫奔之什以贈答其鄰封者風人之旨概可窺
矣至若屈子見放厥有楚辭竟體香艷幸已見諒於後之
賢者尊之爲經假使當日身不沈湘史不立傳又焉知好

議之口不疑其人品之卑哉今有人動筆啟口輒稱忠孝而處心制行都不外妻子利祿之間則亦可目爲高品人乎且風人托物起興不貴遠引亦不須泛作莊語試思周南之首美開國聖母之德亦止以小鳥起興而竟目之爲窈窕淑女至文王求女不得則又直書其輾轉反側若以字面訾之雖直坐之以大不敬可也睢鳩則曰關關矣荇菜則曰參差矣采之則曰左右矣求之則曰寤寐矣重重複複只此數句又全無節義高品之言微乎妙哉正所謂風也聲也如絲桐之泛音也意篤而語重言近而旨遠夫

近莫近於兒女之情而遠莫遠於周南之化皆婦人也故
吾謂風騷之旨不出閨房亦不貴遠引莊論假使冬烘作
此詩則必曰關關鳳凰聖女端莊求之不得寐無反側豈
不令人腸痛哉

讀漢魏六朝詩者以昭明文選爲主而叅看王漁洋之古
詩選足矣其各家梗概具見漁洋古詩選凡例中蓋五言
古詩之源流正變悉具於此今人但知學文選詩者爲選
體特專指摹山範水諸作當之豈足以該蕭選乎

既讀蕭選不可不叅讀徐孝穆之玉臺新詠大唐新語云

梁簡文爲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
及乃令徐陵爲玉臺集以大其體卽此書也雖所錄皆綺
羅脂粉之辭而去古未遠猶有講於溫柔敦厚之遺未可
概以綺靡斥之余有玉臺新詠讀本十卷每詩後各附批
語皆本紀文達師之緒論尙擬付梓以行也

漢魏而降惟陶靖節詩須全讀其立言之旨息息與周孔
相關故韓昌黎惜其不遇孔子世人但笑其出口便溜到
酒上彼何等時尙敢以行坊言表自居乎李文貞最喜但
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二語謙得有意思謂吾之行事謬

誤於詩書禮樂者翹彙之託而昏冥之逃非得已也謝靈運鮑明遠之徒稍見才華無一免者可以觀矣

唐詩前無好選本高廷禮之唐詩品彙可謂用心而實啟後來無撫之端膚廓之弊故雖終明之世館閣以此爲宗而迄不能行遠王漁洋不得謂非明眼人其古詩選最傳於世然五言不錄少陵昌黎香山東坡放翁七言不錄香山唐賢三昧集則非惟昌黎香山不載卽李杜亦一字不登皆令人莫測其旨無已而但求一平正通達之選以爲初學金針則沈歸愚之唐詩別裁尙堪充數此書規模粗

備繩尺亦極分明先熟復此書而後博觀

御定全唐詩以求初盛中晚之分合正變可矣

自王漁洋倡神韻之說於唐人盛推王孟韋柳諸家今之學者翕然從之其實不過喜其易於成篇便於不學耳詩三百篇孔子所刪定其論詩一則云溫柔敦厚一則云可以興觀羣怨非但品題泉石摹繪煙霞泊乎畸士逸客各標幽賞乃別爲山水清音此不過詩之一體不足以盡詩之全也竊謂王孟韋柳之詩只須就選本讀之只須遇相稱之題學之此外初盛中晚各有名家皆須研究蘇齋

師石洲詩話言之詳矣若專守一家之言而盡束諸名家不觀其能免固陋之誚乎

唐詩自以李杜韓白爲四大家李詩不可不讀而不可遽學有人問太白詩於李文貞公公曰他天才妙一般用事用字都飄飄在雲霄之上此人學不得無其才斷不能到竊謂太白之神采必有迥異乎常人者司馬子微一見卽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卽呼爲謫仙人甚至唐元宗一見卽若自失其萬乘之尊者其人如此其詩可知故斷非學力所能到惟古風五十九首

語多着實不徒爲神仙縹緲之談則後學所當熟復之第一首開口便說大雅不作騷人斯起然詞多哀怨已非正聲至揚馬之流宕建安之綺麗亦不足爲法迨有唐文運肇興而已適當其時卽思以刪述繼獲麟之後此與少陵文章千古事同一抱負蓋自信其才分之高趨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

太白本是仙靈降生其視成仙得道如其性所自有然未嘗不以立功爲不朽所仰慕之人率多見諸吟詠如魯仲連侯嬴酈食其張良韓信輩皆功名中人也其贈裴仲堪

云明主倘見收烟霄路非遐時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贈
楊山人云侍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卧白雲贈衛尉張
卿云功成佛衣去搖曳滄洲旁贈韋秘書云終與安社稷
功成去五湖登謝安墩云功成佛衣去歸人武陵源其意
總欲先有所樹立於時然後拂衣還山登真度世此與少
陵之一飯不忘何異以此齊名萬古良非無因李義山云
李杜操持事畧齊蓋知李杜者固莫如義山也

杜詩無體不佳論者謂惟絕句稍讓太白然後學却不必
如此分別但須學其字字有來歷卽其蕪詞累句讀之亦

皆有益猶憶少時聞先資政公言讀杜詩須當一部小經
書讀之此語似未經人道過顧亭林亦謂經書後有幾部
書可以治天下前漢書其一杜詩其一也

劉起潛隱居通議云家藏小冊一本字畫甚古題曰東坡
老杜詩史事實畧舉杜句有曰賤子請具陳引毛遂云公
子試聽吳越之事容賤子一一具陳杜句曰下筆如有神
引伸舒答策下筆疑有神助杜句曰青冥却垂翅引李斯
丈夫如提筆鼓吻取富貴易如舉栝何青冥之翮與鷗共
垂翅乎杜句曰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引武帝欲討西

羗耿遜諫曰今崆峒小麥方熟陛下宜休王師如此者凡十卷乃知杜句皆有根本非自作語言也山谷云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今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予初未以此說爲然今觀此集則此言信矣

杜詩注本以郭知達之九家集注爲善此外如唐元竑之杜詩攬仇兆鰲之杜詩詳注皆未免有附會不經之處近浦起龍之讀杜心解雖索摘文句強分段落不免爲通人所嗤然如送遠九日崔氏莊諸葛大名等篇所解誠有趣可作後學讀本其寓編年於分體亦頗便檢尋

編注韓詩者多出吾鄉人之手最前者爲莆田方崧卿之韓集舉正自朱子考異出而其書遂微其以朱子考異於本集之外別爲卷帙不便尋覽重爲離析散八本句之下者爲福州之王伯大而安溪李文貞公又以王伯大本譌脫竄失頗失本來復以朱子門人張洽所校舊本重刊而其版亦旋佚厥後有編輯五百家音之魏仲舉亦建安人與所刊五百家注柳集同一炫博不出書坊習氣前明又有不著名氏東雅堂集注相傳爲廖瑩中舊本故世不甚重其書且仍是採輯朱子及仲舉之書毫無新意今欲求

一初學讀本惟近人方扶南所輯編年箋注十二卷簡而
能賅尙有條理再求吾師紀文達公所批點之本合而讀
之亦可得其大凡矣

周元公言白香山詩似平易間觀所存遺稿塗改甚多甚
有終篇不留一字者按公詩有二舊句時時改無妨悅性
情則元公之言信矣

王漁洋力戒人看長慶集此漁洋一家之論後學且不必
理會他白氏長慶集凡七十一卷詩文各半宋祁謂白香
山長於詩他文未能稱是故本朝汪立名別刊其詩爲

四十卷名曰香山詩集考證編排堪稱善本香山自記所
撰詩文分爲五本一送廬山東林寺經藏堂一送蘇州南
禪寺經藏內一送東都聖壽寺鉢塔院律庫樓一付姪龜
郎一付外孫談閣童愛名之甚與杜元凱沈碑同一過計
今考李杜集多散落所存不過十之二三而香山詩獨全
部流傳至今不缺則未必非廣爲藏貯之功耳

唐詩自李杜韓白四大家外尙有李義山杜樊川兩集亦
須熟看當時亦以李杜並稱近義山集有馮孟亭

浩

注本

樊川集有孟亭之子鷺庭

集梧

注本皆極精極博不可不

看若李長吉集則祇須選擇觀之知其門徑可矣長吉驚才絕艷比太白更不可摸捉後學且不必遽效之今人但知學其奇句險語何益於事如石破天驚透秋雨句雖奇險而無意義趙歐北所以譏其無理取鬧也

唐以李杜韓白爲四大家宋以蘇陸爲兩大家自

御選唐宋詩醇其論始定 四庫提要闡繹之其義益明

提要云詩至唐而極其盛至宋而極其變盛極或伏其衰變極或失其正通評甲乙要當以此六家爲大宗蓋李白源出離騷而才華超妙爲唐人第一杜甫源出國風二雅

而性情真摯亦爲唐人第一自是而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無過白居易奇剏而不詭乎理者無過韓愈錄此四集已足包括衆長至於北宋之詩蘇黃並駕南宋之詩范陸齊名然江西宗派實變化於杜韓之間既錄杜韓無庸復見山谷石湖篇什無多才力識解亦均不能出劍南集上既舉白以概元當存陸而刪范可謂千古定評竊謂有志學詩此六家缺一不可其聰明才力能全讀本集者固佳否則專就詩醇所選讀之已無偏倚陋略之虞其後綴之評語擇精語詳尤足爲學詩者之圭臬提要所謂當爲

詩教幸不僅爲六家幸豈虛語哉

注蘇詩者宋代已有王梅溪施元之二家王本分門別類不免割裂顛倒然其書流傳最久施本則隨年之先後編訂成書元明以來久已淹沒本朝宋漫堂始得之又多殘缺屬邵青門爲之補訂而後出處老少之跡粲然可觀施本既出王注遂微故讀蘇詩者無人不知有施注繼此查初白慎行有補注馮星實應榴有合注翁蘇齋師亦有補注而紀文達師評點本尤爲度人金針也近涿州盧厚山督部坤已於粵東付梓可以嘉惠後學矣

李文貞不喜蘇詩謂東坡詩殊少風韻音節逐句俱填典故亦不是古法此非篤論也蘇詩清空如話者集中觸處皆有如和陶云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哭刁景純云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題楊惠之塑維摩像云世人非不碩且好身雖未病中已隳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却千熊羆至今兀坐寐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泗洲僧伽塔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與宗同年飲云黃雞催曉不須愁老盡世人非我獨趙閱道高齋詩云長

松千尺不自覺企而羨者蓬與蒿登玲瓏山云脚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趁無窮此豈得以少風韻填典故概之文貞意在講學於詩詣力未深其於唐詩只取張曲江及燕許李杜韓柳數家宋詩只取歐陽文忠王荊公朱子三家講學與論詩自是兩事學者不必爲所惑也

放翁詩初編爲四十卷再編通前爲八十五卷合計之已九千二百餘首當時羅椅選十卷爲前集劉辰翁選八卷爲後集羅本有圈點而無評論劉本則句下及篇末間有附批去取皆頗不苟放翁詩派初境本宗少陵雖窮極工

巧而仍歸雅正自從戎巴蜀而後始臻宏肆迨及晚年又力歸平淡所謂詩到無人愛處工者蓋自道其詣力之所至也劉後村詩話僅摘其對偶之工已爲皮相後人又專取其流連光景可以剽竊移掇者轉相販鬻而劍南一派遂爲論者口實不知其全集中感激豪宕沈鬱深婉之作指不勝屈豈可以讀者之誤并集矢於作者哉

放翁與朱子有道義之契集中屢見往復之詩其祭朱子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決東海之淚其傾倒如此當時僞學之禁方嚴而能不立標榜不聚徒衆故

不爲羣小所嫉是放翁學養勝于東坡集中詩如冬夜讀書云六經萬世眼守此可以老多聞竟何爲綺語期一掃又云雖嘆吾何適猶當尊所聞從今尙未死一日亦當勤書懷云平生學六經白首頗自信所覩未死間猶有分寸進示兒云易經獨不遭秦火字字皆如見聖人汝始弱齡吾已耄要當致力各終身皆老學有得之言

放翁詩有云愈老愈知生有涯此時一念不容差又云皎皎初心質天地兢兢晚節蹈冰淵此老心中必有把握而史傳輒謂其不能全晚節晚年再出見譏清議楊萬里寄

詩亦有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之句皆未免失之過刻按放翁自嚴州任滿辭歸里居十餘年時年已七十七八祠祿秩滿不敢復請其絕意於仕途可知嘉泰二年韓侂冑以其名高起修光孝兩朝實錄然職在文字不及他務且籍以報孝宗知遇原不必以不出爲高甫及一年史事告成卽力辭還山並無留戀則其進退之際有何可議而世人所藉爲口實者徒以其爲侂冑作南國記閱古泉記然一則勉以先忠獻之遺一則諷其早退毫無依艸附木干澤向榮之意何損於放翁小人好議論者一

唱百和不樂成人之美如是亦可嘆也

蘇陸二大家之外宋詩之源流派別亦不可不知其初爲西崑派以楊大年爲眉目次則江西派以黃山谷爲弁冕南渡以後有道學派以朱子爲領袖再降而爲四靈江湖兩派而宋詩遂衰其中名家專集自宜全讀此外則泛覽吳之振之宋詩鈔曹廷棟之宋詩存厲鶚之宋詩紀事足矣惟宋詩鈔不錄西崑體是其師心自用處今當取西崑酬唱集補之以存其概此書外間鮮傳本余曾刊入浦城遺書中擬爲之注釋以行亦匆匆不暇及也

劉起潛曰唐宋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而其理則不可究此陵陽韓子蒼語深中宋詩之病近世劉後邨亦謂宋三百年中人各有集詩各有體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二三巨儒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皆至論也其後劉須溪則又云後邨所短適在此可發一笑 又曰古詩一變騷再變選三變爲唐人之詩至宋則騷選唐錯出山谷負修能倡古律事寧核毋疏意寧苦毋俗句寧拙毋弱時號江西派此猶佛氏之禪醫家之單方劑也近年永嘉復祖唐律貴精不求

多得意不戀事可艷可澹可巧可拙衆復趨之而唐與江西相抵軋矣

金詩只一元遺山爲大宗遺山集四十卷詩凡十四卷所作興象深邃風格道上無南渡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流派生拗粗獷之失古體構思官渺十步九折竟欲駕蘇陸而上之七言律沈摯悲涼自成格調直接少陵非王滹南趙間閒諸家所能企及惟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去取旣不能精甄錄亦尙未盡我朝康熙間御定全金詩因郭元釭之舊本蒼萃排纂重稟

睿裁而金源一代之歌詩乃彬彬乎賅備云

元詩大家世稱虞楊范揭其實祇當以虞道園爲大家或以篇幅稍狹爲嫌則皮相之見也嘗聞之蘇齋師云遺山言詩到蘇黃盡此五字不知出自何時真詩家大結局也過此更無可展之才更無可施之巧矣放翁遺山二家又恰當斯際此後更當如何惟一虞道園上而經術之腴儒先之緒下而樂府之韻書畫之神以及丹經道藏之旨靡不該焉則奚必其排比鋪陳春容乎大篇之美矣又云周文公之雅頌惟杜少陵能執筆爲之然杜公具此能事而

宋書 卷二十一
三
未嘗有此篇章厥後千百年亦更無能具此手腕者或者
虞道園足以當之此兩條議論前無所承可爲道園千載
下知己讀虞詩者當以此意求之

王漁洋古詩選至虞道園吳淵穎止蘇齋師志言正集亦
至遺山道園止於明詩皆一概舍旃惟趙歐北十家詩話
獨以高青邱接放翁遺山之後青邱詩固足爲明人弁冕
然祇可稱名家而不足當大家余但愛誦其七律如重臣
分陝出臺端一首真足方駕古人然在集中已不可多得
而論者每盛稱其樂府及擬古詠古諸作以爲只敘題面

不著議論神似青蓮則非余之所知矣

詩

元詩以顧俠君元詩選爲善本明詩以朱竹垞明經綜爲善本顧本前具小傳朱本前綴詩話網羅繁富議論平正兩代之詩以此兩本爲巨觀他本可束之高閣矣

沈歸愚之明詩別裁不如唐詩別裁之正派中有英雄欺人之語當分別觀之袁簡齋嘗譏其評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雪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難此數字抵人千百按上句直襲荆軻傳之唾餘下句行路難三字卽題也永錫苦湊得天荆地棘四字耳此三尺童子皆能爲之而

登諸上選真不可解

國朝詩以王漁洋朱竹垞並稱自係公論百餘年來未之有改也而趙歐北十家詩話獨遺之蓋歐北詩離神韻稍遠與漁洋之宗旨本不相謀而其學又不如竹垞之該博故以吳梅村查初白代之有意爲此軒輊其實吳查亦只可稱名家非可以凌轢王朱也自趙秋谷有朱貪多王愛好之說後人多資爲口實蘇齋師嘗言汝自腹儉耳朱何嘗貪多汝自不要好耳王何嘗愛好實爲棒喝竊謂今之學詩者正當以愛好學王以貪多學朱則方將講求聲律

博綜故實之不暇則此兩言轉可爲學詩者之階梯又何所容其排擊哉至近又有抹殺王朱而以蔣心餘爲我朝詩人冠冕者狂生一偏之見逞其雌黃付之不辨可矣王漁洋談藝四言曰典曰遠曰諧曰則而獨未拈出一真字漁洋所欠者真耳余有讀漁洋詩隨筆兩卷其說較詳中間多述紀文達師及翁蘇齋之緒論近已付梓人或可爲讀精華錄者之一助乎

朱竹垞詩通集中格調未能一律趙歐北謂其初學盛唐格律堅勁不可動搖中年以後恃其博奧盡棄格律欲自

成一家如玉帶生歌諸篇固足推倒一世其他則多頽唐
自恣不加修飾之處錢穉石謂竹垞早年尙沿西冷雲間
之調暮年則涉入江湖小集惟中年騰笑諸篇同漁洋正
調抑若在漁洋籠罩中者蘇齋師則謂詩至竹垞性情與
學問合此論尤精

本朝經學世家以元和惠氏爲第一至定宇徵君而益精
所著書凡十餘種皆著錄 四庫中徵君祖父辦香漁洋
兼精吟詠而徵君則不復作詩其撰精華錄訓纂亦以箋
疏之學行之極爲賅博然爲吳金晉舍人研山堂序謂詩

之道有根柢有興會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二者兼之始足稱大家則亦深於六義者矣

三百篇之必有韻夫人而知之然前人於周頌首章多方求叶余終未敢以爲信也惟近人有解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者是清廟一詩每句皆必一人唱而三人和之如此則合四人之尾聲自然成韻所謂有遺音者也此說似最明通可知古人之韻卽是天籟必以唐宋之韻繩三代上之詩宜其窒礙而鮮通矣

汪韓門曰七言古詩轉韻漢張平子思元賦系詞其肇端

矣轉韻之首句古無不用韻者惟江總持詩有雲聚懷清

四望臺

宛轉歌

來時向月別姮娥

新入姬人應合

二句無韻此在唐

以前者唐七古以少陵爲宗少陵集中惟先生有道出羲

皇

醉時歌

或從十五北防河

兵車行

君不見東吳顧文學

醉時行

先帝侍女八千人

舞劍器行

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

桃竹杖行

憶昔霓旌下南苑

哀江頭

此六處轉句無韻其他名人集中

偶一有之如太白之匈奴以殺戮爲耕作

戰城南

喬知之之

南山羈羈兔絲花

古意和李侍郎

東坡之不羨白衣作三公

賀朱壽昌

蜀中得母

虞伯生之丹邱越人不到蜀

題墨竹

圖中風景偶相似

何博等是也然一篇中只偶一句耳今人有至連轉皆不

用韻者竟與四言五言一例音節乖舛甚矣

又曰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惟東冬魚虞爲多如明皇
餞王賔巡邊長律乃魚韻而用符字敷字蘇頌出塞五律
乃微韻而用麾字杜詩寄賈嚴兩閣老乃先韻而用騫字
又崔氏玉山草堂乃真韻而用芹字劉長卿登恩禪寺五
律乃東韻而用松字戴淑倫江鄉故人集客舍五律乃冬
韻而用蟲字閻邱曉夜渡淮五律乃覃韻而用帆字魏兼
恕送張兵曹五律乃東韻而用農字宋若昭麟德殿長律

乃東韻而用農字宗字耿漳紫芝觀五律乃冬韻而用風字釋澹交望樊川五律乃冬韻而用中字至於李賀追賦畫江潭苑五律雜用紅龍空鐘四字此則開後人轆轤進退之格詩中另爲一體矣其東韻之有宗字魚韻之有胥字或唐韻原是如此如耿漳詣順公問道五律之末聯王維和晉公扈從長律之第八聯楊巨源聖壽無疆詞長律之第八首末聯司空曙和常舍人集賢殿長律之第三聯皆以東韻而用宗字李白鸚鵡洲乃庚韻而用青字此詩唐文粹編入七古後人又編入七律其體亦可古可今要

皆出韻也元以後律詩尤多通韻如元遺山虞伯生薩天錫楊廉夫諸名家集中皆有之非可概論唐律第一句多用通韻字蓋此句原不在四韻之數謂之孤雁八羣然不可通者亦不用也進退格乃是兩韻相間而成亦必韻本相通非可任意也凡此皆於古有據讀者不可不知作者正不必遽效之

袁簡齋曰顧亭林言三百篇無不轉韻者唐詩亦然惟韓昌黎七古始一韻到底余按文心雕龍云賈詩枚乘四韻輒易劉歆桓譚百韻不遷亦各從其志也則不轉韻詩漢

代已然矣

閻百詩曰百里不同音千里不同韻毛詩中凡韻作某音者乃其字之正聲非強爲押也焦氏筆乘載古人下皆音虎衛風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爰處凱風在浚之下上韻爲母氏勞苦大雅至於岐下上韻爲率西水滸服皆音迫關雎寤寐思服下韻爲輾轉反側侯人不稱其服上韻爲不濡其翼離騷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爲依彭咸之遺則降皆音攻草蟲我心則降下韻爲憂心忡忡旱麓福祿攸降上韻爲黃流在中英皆音央清人二矛重英下韻爲河上

乎翱翔有女同車顏如舜英下韻爲佩玉鏘鏘楚詞華采
衣兮若英下韻爲爛昭昭兮未央風皆讀分綠衣淒其以
風下韻爲寶獲我心晨風馱彼晨風下韻爲鬱彼北林烝
民穆如清風下韻爲以慰其心憂皆讀嘔黍離爲我心憂
上韻爲中心搖搖載馳我心則憂上韻爲言至于漕楚詞
思公子兮徒離憂上韻爲風颯颯兮木蕭蕭其他則好之
爲吼雄之爲形南之爲能儀之爲何宅之爲托澤之爲鐸
皆玩其上下文及他篇之相同者而自見袁簡齋亦云風
字毛詩中凡六見皆在侵韻他可類推後人不解此義乃

欲以後來詩韻強協三百篇誤矣

古人之音隨時遞變後人亦止能尋其迹而實無由聞其聲則以今人言古韻亦祇以意而已沈約以吳音爲人口實吾閩之音又有甚焉而言古韻者實莫善於閩人則亦惟古書之是據而已講古韻者自吾閩之吳才老械始惟

韻補一書頗多謬誤連江陳季立第因之作毛詩古音考

屈宋古音義則條例貫通考證精密顧亭林之音學五書實從此出亭林之學又傳之安溪李文貞公康熙間

御定音韻闡微卽出文貞之手昔劉貢父攷中山詩話載

閩士試清明象天賦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會考官亦同里遂中選宋人以此事爲閩人笑柄然蘇子由蜀人也其集第一卷嚴碑長韻磨訛高豪何曹齊戈亦相間而用則知宋人用韻多似此又豈得獨謂閩音乎

毛稚黃聲韻叢說云韓文公蝌蚪書記云作爲文辭宜畧識字然韓公識字頗不深如韓辨云漢之時有杜度不知杜上聲又平聲晉有杜蒯劉昌宗讀作屠無讀作去入二聲者度去聲又入聲詩周爰咨度無讀作平上二聲者則杜度二字非同音矣云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

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不知治天下治字平聲非去聲也子
產不毀鄉校頌以監叶言徐偃王廟碑詞以頑叶耽古音
旣無此通法考之唐韻益譌韓公葢讀監爲肩讀耽爲丹
故也是公於常用之字尙識之不盡何論蝌蚪書乎葢聲
韻之難明自古已然矣

毛西河曰韻者均也鷓冠子曰五均不同聲謂宮商角徵
羽聲本不同且卽一均之中亦必取聲之不同者而彙爲
一宮葢以不均爲均而韻名焉故古人爲詩卽二句三句
無同聲者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

類而其宮則同如明良爲陽庚之通作息爲藥職之通皆同宮音也至魏時李登始取其聲之同者而分聚之名曰聲類如東中通同爲一類支忌脂之爲一類但取聲之相類者而聚於一處故曰聲類然而猶無四聲也及齊中書郎周禹始著四聲切韻而梁沈約效之又有四聲類譜之作夫然後就一類之中而又分四等卽平上去入然當時雖存其書而其說不著雖梁武猶疑之梁武問何爲四聲周捨曰天子聖哲至隋皇間有陸詞者卽陸法言偶與同時劉臻等私相擬議謂旣名切韻則必細加剖折而音始親切于是又將聲類之中支

脂魚虞先仙尤侯諸類前此從未分列者而又加分之總其名曰四聲切韻類譜析爲五卷此則合周禹李登之說而統爲一書今其書不傳顧當時詩文自魏晉迄於六季其拘聲類者十之七拘四聲者十之八而拘切韻者則十不得一

六朝詩文無分東冬支微者若冬又分鐘支又分脂之類則自六朝至唐並無遵之者

蓋其

說雖自以爲音韻微眇宜有分割實未嘗強世間之押之者限以是也至唐以律詩律賦取士欲創爲拘限之說以難之遂取切韻之書爲取士之法實則除應制詩賦之外仍用古韻且謂律韻雖嚴亦不宜太瑣卽又取冬鍾之分

支脂之判者而合之亦何嘗謂一東二冬本金科玉律六脂七之皆精微幻眇而上以之繩六經下以之檢百代哉乃自是以後逡巡唐代數百年或稱切韻或稱官韻或稱唐韻

俗傳吳彩鸞所書者近人僞作也

即宋初取士猶仍舊本真宗大中

間遂改切韻爲廣韻刪唐韻習用之字而增以他字仁宗景祐中又更造爲集韻然當時試士則又置廣韻集韻二書不用而別爲禮部韻南渡後又有毛晃增修禮部韻畧至理宗朝乃有平水劉淵者實始併冬鍾支脂二百六部爲一百七部且盡刪去三鍾六脂數目而易以今日是爲

平水部自元明迄今皆遵用之則是今所行韻實創於楊
隋一人之作而迄於南渡後一人之更定而舉世夢夢
稱爲沈韻且疑爲古韻是何千古長夜至此也至平水韻
當時又名試韻蓋以單爲試士而設而他無所用今人率
稱詩韻者殆亦試韻之訛乎

詩話莫盛於宋今四庫所錄自六一詩話以下二十餘
家求其實係教人作詩之言則不可多得國朝吳景旭
撰歷代詩話至八十卷嗜竒愛博而尙非度人金針余嘗
欲就宋人各種中精擇其可爲詩學階梯者蓋以明人及

我朝名流所著都爲一編庶幾爲有益之書未知此願何日酬耳

方虛谷瀛奎律髓一書行世已久學詩者頗奉爲典型吳孟舉至懸諸家塾以爲的海虞馮氏嘗有批本方氏左袒江西馮氏又左袒晚唐負氣詬爭矯枉過正亦未免轉惑後人若非得紀師批本則謬種蔓延何所底止紀本有序別白是非大旨已具讀方書者不可不先讀此篇也序云虛谷選詩之大弊有三一曰矯語古淡一曰標題句眼一曰好尙生新夫古質無如漢氏冲淡莫過陶公然而杼寫

性情取裁風雅樸而實綺清而實腴下逮王孟儲韋典型
具在虛谷乃以生硬爲高格以枯槁爲老境以鄙俚粗率
爲雅音名爲遵奉工部而工部之精神面目迥相左也是
可以爲古淡乎朱華冒綠池始見子建悠然見南山亦曰
淵明響字之說古人不廢暨乎唐代煅煉彌工然其興象
之深微寄託之高遠固別有在也虛谷置其本原而拈其
末節每篇標舉一聯每句標舉一字將舉天下之人而致
力於是所謂溫柔敦厚之旨蔑如也所謂文外曲致思表
纖旨亦茫如也後人纖巧之學非虛谷階之厲耶贊皇論

文謂譬如日月終古常見其光景常新人生境遇不同寄託各異心靈濬發其變無窮初不必刻鏤瑣事以爲巧措撫僻字以爲異也虛谷以長江武功一派標爲寫景之宗一蟲一魚一花一木規規然摹其性情寫其形狀騷雅之本意果若是耶是皆江西一派先入爲主而變本加厲不知所返也至其論詩之弊一曰黨援堅持一祖三宗之說一字一句莫敢異議雖茶山之粗野居仁之淺滑誠齋之頽唐宗派苟同無不袒庇而晚唐崑體江湖四靈之屬則吹索不遺餘力是門戶之見非是非之公也一曰攀附元

祐之正人洛閩之道學不論詩之工拙一概引之以自重本爲詩品置而論人是依附名譽之私非別裁僞體之道也一曰矯激鐘鼎山林各隨所遇亦各行所安論人且爾况於論詩乃詞涉富貴則排斥立加語類幽棲則吹噓備至不問其人之賢否並不計其語之真僞是直詭託清高以自掩其穢行耳

文人無行至方虛谷而極周草窓所記不忍卒讀也

又豈論詩之

道耶凡此數端皆足以疑誤後生脅亂詩學故不可不亟加刊正也

今之學詩者但知以偷語爲戒而以偷勢偷意爲尙即可

謂高手矣而不知其尚有進也紀文達師曰詩之爲道非
惟語不可偷卽偷勢偷意亦歸窳曰夫悟生於相引有觸
則通力迫於相持勢窮則奮善爲詩者當先取古人佳處
涵泳之使意境活潑如在目前擬議之中自生變化如蕭
蕭馬鳴悠悠旆旌王籍化爲蟬噪林逾靜光風轉蕙汎崇
蘭王荆公化爲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皆得其句外意
也水部詠梅有橫枝却月觀句和靖化爲水邊籬落忽橫
橫疎影橫斜水清淺東坡化爲竹外一枝斜更好皆得其
句中味也春水滿四澤變爲野水多於地夏雲多竒峰變

爲山雜夏雲多就一句點化也千峰共夕陽變爲夕陽山
外山日華川土動變爲夕陽明滅亂流中就一字引伸也
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變爲吳越到江分縮之而妙也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變爲微雨晴復滴小窻幽且妍
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衍之而妙也如有得乃立古
人於前竭吾力而與之角如雙鵠並翔各極所至如兩鼠
鬪穴不勝不止思路斷絕之處必有精神全涌忽然遇之
者正不必搆摺玉溪隨人作計也

司空表聖詩品但以雋詞標舉興象而於詩家之利病實

無所發明於作詩者之心思亦無所觸發近袁簡齋作續詩品三十二首乃真學詩之準繩不可不讀自序謂陸士龍言隨手之妙雖難以詞論要所能言者盡於是蓋非深於詩者不能爲也今悉錄如左崇意云虞舜教夔曰詩言志何今之人多辭寡意意如主人辭如奴婢主弱奴強呼之不至穿貫無繩散錢委地開干枝花一本所繫精思云疾行善步兩不能全暴長之物其亡忽焉文不加點興到語耳孔明天才思十反矣惟思之精屈曲超邁人居屋中我來天外博習云萬卷山積一篇吟成詩之與書有情無

情鐘鼓非樂捨之何鳴易牙善烹先羞百姓不從糟粕安
得精英曰不闕學終非正聲相題云古人詩易門戶獨開
今人詩難羣題紛來專習一家硜硜小哉宜善相之多師
爲佳地殊景光人各身分天女量衣不差尺寸選材云用
一僻典如請生客如何選材而可不擇古香時艷各有攸
宜所宜之中且爭毫釐錦非不佳不可爲帽金貂滿堂狗
來必笑用筆云思苦而晦絲不成繩書多而壅膏乃滅燈
焚香再拜拜筆一枝星月驅使華嶽奔馳能剛能柔忽斂
忽縱筆豈能然唯吾所用理氣云吹氣不同油然浩然要

其盤旋總在筆先湯湯來潮縷縷騰烟有餘於物物自浮
焉如其客氣冉猛必顛無萬里風莫乘海船布格云造屋
先畫點兵先派詩雖百家各有疆界我用何格如盤走丸
橫斜超縱不出於盤消息機關按之甚細一律未調八風
掃地擇韻云醬百二甕帝豈盡甘韻八千字人何亂探次
韻自繫疊韻無味鬪險貪多偶然遊戲勿瓦缶撞而銅山
鳴食雞去跖烹魚去丁尙識云學如弓弩才如箭鏃識以
領之方能中鵠善學邯鄲莫失故步善學仙方不爲藥悞
我有神燈獨照獨知不取亦取雖師勿師張采云明珠非

白精金非黃美人當前爛如朝陽雖抱仙骨亦由嚴粧匪
沐胡潔非薰胡香西施蓬髮終竟不臧若非華羽曷別鳳
凰結響云金先於石餘響較多竹不如肉爲其音和詩本
樂章按節當歌將斷必續如往復過簫來天霜琴生海波
三日繞梁我思韓娥取逕云揉直使曲疊單使複山愛武
夷爲遊不足擾擾闐闐紛紛行人一覽而竟倦心齊生幽
逕蠶叢是誰開創千秋過者猶祀其象知難云趙括小兒
兵乃易用充國晚年逾加遲重問所由然知與不知知味
難食知脉難醫如此千秋萬手齊抗談何容易着墨紙上

葆真云貌有不足敷粉施朱才有不足徵典求書古人文
章俱非得已僞笑佯哀吾其優矣畫美無寵繪蘭無香揆
厥所由君形者亡安雅云雖真不雅庸奴叱咤悖矣曾規
野哉孔罵君子不然芳花當齒言必先王左圖右史沈誇
徵粟劉怯題糕想見古人射古爲招空行云鐘厚必啞耳
塞必聾萬古不壞其唯虛空詩人之筆列子之風離之愈
遠卽之彌工儀神黜貌借西搖東不階尺木斯名應龍固
存云酒薄易酸棟橈易動固而存之骨欲其重視民不佻
沉沉爲王八十萬人九鼎始扛重而能行乘百斛舟重而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三

不行猴騎士牛辨微云是新非纖是淡非枯是朴非拙是健非粗急宜判分毫釐千里勿混淆澗勿眩朱紫戒之戒之賢智之過老手頽唐才人膽大澄泮云描詩者多作詩者少其故云何渣滓不掃糟去酒清肉去泊饋甯可不吟不可附會大官筵饌何必橫陳老生常談嚼蠟難聞齋心云詩如鼓琴聲聲見心心爲人籟誠中形外我心安妥語無烟火我心纏綿讀者泫然禪偈非佛理障非儒心之孔嘉其言藹如矜嚴云貴人舉止咳唾生風優曇花開半刻而終我飲仙露何必千鐘寸鐵殺入甯非英雄博極而約

淡蘊於濃若徒舉繆非浮邱翁藏拙云晝羸宵縮天不雨
隆如何弱手好彎強弓因蹇徐言因跛緩步善藏其拙巧
乃益露右師取敗敵必當王霍王無短是以無長神悟云
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惟我詩人衆妙
扶智但見性情不着文字宣尼偶過童歌滄浪聞之欣然
示我周行卽景云混元運物流而不住迎之未來攬之已
去詩如化工卽景成趣逝者如斯有新無故因物賦形隨
影換步彼膠柱者將朝認暮勇改云千招不來倉猝忽至
十年矜寵一朝捐棄人貴知足惟學不然人工不竭天巧

不傳知一重非進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著我云不
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
無吐故吸新其庶幾乎孟學孔子孔學周公三人文章頗
不相同戒偏云抱杜尊韓托足權門苦守陶韋貧賤驕人
偏則成魔分唐界宋霹靂一聲鄒魯不關江海雖大豈無
瀟湘突夏自幽亦須廟堂割忍云葉多花蔽辭多語費割
之爲佳非忍不濟驪龍選珠顛顛明麗深夜九淵一取萬
棄知熟必避知生必避入人意中出人頭地求友云游山
先問恭禪貴印閉門自高吾斯未信聖求童蒙而況於我

低棋偶然一着頗可臨池正領倚鏡裝花笑倩旁人是耶
非耶拔萃云同鏘玉佩獨姣宋朝同歌茗花獨美孟姚拔
乎其萃神理超超布帛菽粟終遜瓊瑤折楊皇華敢望鈞
韶請披采衣飛入丹霄滅迹云織錦有迹豈曰蕙娘修月
無痕乃號吳剛白傅改詩不留一字今讀其詩平平無異
意深詞淺思苦言甘寥寥千年此妙誰探

凡作詩不可有時文氣惟試帖詩當以時文法爲之先讀
紀文達師之唐人試律說以定格局其花樣則所選庚辰
集盡之晚年又有我法集之刻其苦心指引處尤爲深切

著明時賢所作驚才絕艷儘有前人所不及者而扶質立幹不能出吾師三部書之範圍也

鄭蘇年師曰排律爲詩之一體而其法實異於古近體諸詩其義主於詁題其體主於用法其前後起止鋪衍詮寫皆有一定之規格淺深之體勢而且題中有一字卽須照應不遺題意有數重又須迴環鈎縮尺寸一失雖詞壇宗匠亦不入程式焉蓋其道與八股制義相出入八股之原固亦出於古文然竟以古文爲八股則必有所隔闕而不行蓋題體纖雜神理非出於一端鋪寫有定語言不可以

旁出也 又云八股與古文雖判爲兩途然不能古者其八股必凡近纖靡不足以自立排律亦然排律雖以用法詰題爲主然無性情學問風格以緯於其間則亦俗作而已深於風雅者當自得之

紀文達師曰試帖結語更要緊於起語起語可平鋪結語斷不可不用意錢起湘靈鼓瑟詩自以結語擅場西河毛氏曰往在揚州與王于一論詩王謂錢詩固佳而起尙樸儻相此題意當有縹緲之致霎然而起不當纏繞題字時余不置辨但口誦陳季首句神女汎瑤瑟莊若納首句帝

子鳴金瑟謂此題多如是王便默然蓋詩法不傳久矣

又曰陳季湘靈鼓瑟詩一彈新月白數曲暮山青語略同錢作然錢置於篇末故有遠神此置於聯中不過尋常好句西河調度之說誠至論也此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悵矣秋風時余臨石頭瀕作發端則超妙設在篇中則凡語客鬢行如此滄波坐渺然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作領聯則挺拔設在結句則索然此意當參 又曰作詩最可藏拙者莫過於險韻唐人試律中限險韻者至少蓋主者深知甘苦不使人巧於售欺且如柳詩限青字鷺詩

限明字皆非難押而惠崇五易其稿始得棲烟一點明句
萊公四押青字不倒竟至閣筆難易之故了然可悟矣
昔僧秀關西與黃山谷云作詩無害惟豔歌小詞可罷之
山谷笑曰殆空中語耳終墮此惡道耶師曰若是以邪言
蕩人淫心使彼由汝犯法恐不止墮惡道而已黃自此不
作豔詞此語見七修類彙甚爲有理鄭蘇年師嘗言填詞
語多佛達可不必學故及門中亦無一工此者

退菴隨筆卷二十一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二十二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學字

朱子謂歐陽公字如其人外若優柔中實剛勁又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云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法謹嚴如此豈所謂從心不踰矩耶又跋韓魏公與歐陽公書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如許忙事余作書多潦草讀此語輒如芒刺背柳誠懸云心正則筆正程明道先生云某學書時甚敬非是要字

好卽此是學常以此等語自箴而故態迄不能改每觀張

二水

瑞圖

及王覺斯

鐸

字輒賞其神駿而未嘗不心非其

恣肆漳浦黃忠端行書極飛舞而楷書乃甚謹嚴嘗購得
公在白雲庫楷書孝經全冊無一筆鬆懈知張王輩不能
望其項背矣

唐太宗曰吾少時觀陣卽知強弱今臨古人書不學其形
勢惟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

張安國曰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人不
以書也褚虞歐薛皆太宗之名臣魯公之忠義柳公之筆

諫雖不能書若人如何哉

歐陽文忠公曰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爲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爲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按其始也難其合也必久真洞悉學書之言

宣和書譜言學右軍書者必自懷仁集聖教序始黃長睿

伯思

曰聖教序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蹟咸

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毫克肖近世

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曰其書爲院體故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按唐時甚重此碑至宋代黃米諸巨手皆弗道及自宣和書譜及東觀餘論始爲吐氣耳

董文敏公曰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勝於法乎曰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爲書非能有古人之意也此論亦精

蘇文忠公曰王會稽父子書存於世者蓋一二數唐人褚薛之流硬黃臨倣亦足爲貴按蔡條鐵圍山叢談稱所見

內府書曰唐人硬黃臨二王至三千八百餘幅大凡虞褚薛及唐名臣等書字不可勝記獨兩晉人則有數至二王破羗洛神諸帖真蹟殆絕蓋亦偽多焉然則今人又安所得晉蹟以供臨摹但得唐臨祖本卽希世珍耳

王虛舟

澍

曰顏魯公爭坐帖當與蘭亭並峙然蘭亭清和

醇粹氣韻宜人學之爲易及旣入手却不許人容易寫得非整束精神皎然如日初出却無一筆是處爭坐帖奇古豪宕學之爲難一旦得手卽隨意所之無往不是此亦兩公骨格之所由分也

吳匏菴

寬

嘗言朱文公論當時名書獨推君謨書有典型

而謂黃米書有畝傾狂怪之勢故世俗甲乙曰蘇黃米蔡者非公論也沈啟南得此四書定曰蔡蘇米黃深合文公之旨按相傳當時所推之蔡爲蔡元長後因薄其人品遂以公謨易之元長以瘦金體擅長然其書險僻而無蘊藉之氣非公謨敵手卽置之蘇米黃之間亦瞠乎後塵不但以其人而已 匏菴又云書家例能文辭不能則望而知其筆墨之俗特一書工而已且世之學書者如未能詩吾亦未見其能書也

姜堯章言楷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鍾王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此論固是然不可以示後學不若黃山谷之言爲無弊也山谷云凡作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端正至于放筆自成行草最忌用意粧綴便不成書矣

米海嶽曰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若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 又曰字之大小自有相稱不在展促也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余

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皆多畫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 又云吾書壯歲未能立家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是成家見者不知以何爲祖也

王元美曰正鋒偏鋒之說古本無之近專攻祝京兆故借此爲談耳蘇黃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卽右軍行草中亦不能廢蓋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容已也文待詔小楷時出偏鋒不特京兆何損法書解大紳豐人翁馬應圖縱盡出正鋒寧救惡札乎

董文敏深於書法能言其意嘗謂書家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爲藏鋒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又嘗自評其書謂與趙文敏各有短長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趙書無弗作意吾書往往率意當吾作意趙書似輸一籌第作意者少耳按今人評董書者皆喜其熟且賞其率意抑知董之自負者固在生而在用意乎

孫虔禮

過庭

書譜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

彫疎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

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
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
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
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
又云初學先求平正進功須求險絕成功之後仍歸平正
皆深造有得之言也

張士行

紳

法書通釋云凡寫字先看文字宜用何法如經

學文字必當真書詩賦之類行草不妨又看紙筆卷冊合
用字體大小務使相稱 又云寫字正如作文有字法有

章法有篇法終篇結構首尾相應故云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主袂序自永字至文字筆意顧盼陰陽起伏筆筆不斷人不能也書評稱褚河南字裏金生行間玉潤以爲行欸中間所空素地亦有法度疎不至遠密不至近相間須要得宜耳

張敬元曰字體各有管束一字管兩字兩字管三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兩行兩行管三行如此管一紙

李西涯嘗言子昂臨右軍十七帖非此老不能爲此書然觀者掩卷知其爲吳興筆也大抵效古人書在意不在形

子敬嘗竊效右軍醉筆右軍觀之嘆其過醉始愧服以爲不可及此其形體嘗極肖而中不可亂者如此按西涯此言爲上等人說法耳夫子敬效右軍書亦必先能極肖而後成爲子敬之書今人臨古往往藉口神似不必形似其鑒別古蹟亦往往以離形得意爲高此等議論最能疑誤後學古人硬黃響榻鰓鰓於分杪之間豈故作是無益蓋斷未有不先形似而輒能神似者今人詣力未深不能形似每以此自文其短亦有但取寫意而姑爲是英雄欺人之言者又豈可爲典要哉

李長蘅

疏芳

曰學書固不專以臨摹形似爲工然不臨摹則與古人不親終不能去其本色多摹古帖然後知古人難到尺尺寸寸而規之求其肖而愈不可得故學者患其難然以爲某書某書則不肖視自書則遠矣

唐翼修曰臨摹法帖相似之後再加工臨摹百餘遍則反不肖且不能自辨其工拙過時寫出竟相似矣若臨摹相肖之後不加工多寫後日再書便不甚相似

古人有九宮之法亦傳授下學之苦心陳伯敷

繹曾

曰隨

字點畫多少疎密各有停分作九九八十一分界畫均布

之先於鍾王虞顏法帖上以朱界畫印印訖視帖中字畫
分數一一臨擬仍欲察其屈伸變換本意秋毫勿使差失
法帖字大以小印分數蹙之法帖字小以大印分數展之
雖以黃庭樂毅展爲方丈可耳

蘇文忠公論書詩有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之句此在
坡公之天才實能如此而斷非後學所可藉口坡公自謂
常懸帖壁間觀之又常言筆成家墨成池不及羲之卽獻
之筆秃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作索靖則坡公豈以不
學誤後人者乎

古人以撥鐙爲秘法其說又各不同林韞以爲推拖撚撥四字陸希聲以爲撥押鈎抵格五字李後主以爲撥壓鈎揭抵拒導送八字蓋自唐以來所傳卽互異如此舊以鐙爲馬鐙謂執筆如足踏馬鐙淺則易于轉運或又以鐙爲燈卽撥燈草之小棍亦取其輕便之意昔人謂李後主書最工此訣余購得李後主真蹟一冊再三審玩了不悟所謂撥鐙者嘗聞陳香泉奕禧與一巨公論撥鐙法不合至於絕交竊謂論書之語亦悉數難終但取其切實可遵守者耳撥鐙之法卽不得其解何害所謂不食馬肝未爲不

知味也

蘇齋師曰今人但知作書須用腕力而不知右腕之力須從左腕出此論甚微前人所未發也

先資政公曰凡書未成家者宜日與古帖爲緣無論何帖皆足以範我筆力否則日有走作諺所謂自來腔也米襄陽嘗言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一日廢書米老猶爾况後學乎

宋高宗曰士人作字往往篆隸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
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放意自得之蹟故別

爲戶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闕塞非風神頓悟力學不倦至有筆冢研山者未易語此也

有志學書而年力有餘者竟當從小篆入手先覓一舊本

說文

汲古閣本舊榻者卽可

字字摹仿到掩卷悉能自運後再覓舊

本石鼓文及李斯各磨崖篆字李陽冰各石刻精心學之腕力自然堅定結構自然謹嚴記得有人言學篆者首學畫棋盤次學畫圈子必須懸腕爲之到得縱橫大小無不如意思過半矣

篆字必須正鋒須用飽筆濃墨爲之近人率用禿筆或竟

剪去筆尖不可爲訓王虛舟篆體結構甚佳惟用剪筆枯

毫不足以見腕力今人中前惟趙謙士侍郎秉冲近惟程

春海侍郎

恩澤

得其法而春海筆力尤壯昔人言篆之善

者就日中視之必有一線濃墨在每畫之中間毫無偏倚
此豈剪筆枯毫之所能爲哉

吾士行曰篆字必須博古能識古器則其欵識中古字神
氣敦樸可以助人又可知古人象形指事會意等未變之
筆皆有妙理 又曰篆書中多有字中包一二畫如日字
目字之類若初一字內畫不與兩邊相黏後皆如之則爲

首尾一法若或接或離各異爲不守法度不可如此 又曰篆法扁者最好謂之螭扁石鼓文是也徐鉉自謂吾晚年始得螭扁法凡小篆多瘦而長螭扁法非老筆不能到 又曰小篆俗皆喜長然不可太長但以方楷一字半爲度一字爲正體半字爲垂脚脚不可過長當以正脚爲主餘畧收短其有下無垂脚如山白等字以上枝爲出如草木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

王虛舟謂篆法有三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叅差圓乃勁瘦乃腴叅差乃整齊按篆法要圓自是不易之論其要瘦要

叅差皆非是瘦與腴叅差與整齊皆正相反當改作一曰
圓二曰腴三曰整齊虛舟作篆之弊正在不能腴不整齊
蓋以剪筆枯毫爲之求瘦非難而去腴則遠腕不定指不
熟動卽叅差欲求整齊又何可得哉

隸書必須溯源漢碑不可從唐隸入手漢隸則曲阜任城
數碑已足就中字數分明最可摹仿者無如史晨韓勅乙
瑛三碑此外則東平州之張遷碑汶上縣之衡方碑郟陽
縣之曹全碑及魏黃初三碑亦須熟摹至華山碑與熹平
石經皆中郎遺跡惜舊本難得與其臨此碑之翻刻本不

如臨前數碑之原石本夏承碑今亦無善本而體貌瑰麗神采飛揚在漢碑中爲別派亦可學也

伊墨卿

秉綬

言學漢碑每種須兩副一懸壁諦觀一剪禱

臨仿愚謂唐人如韓擇木蔡有鄰各大碑亦瑰麗可喜但懸壁觀之可矣宋元明三代隸學幾絕率多以意爲之不特漢隸無傳卽學唐隸者亦渺不可得至我朝朱竹垞始復講漢隸然如墊角巾聊復爾爾已爲前人所譏同時之鄭谷口簠隸書最著則未免習氣太重聞其時有戲於黑漆方几上加白粉四點謂爲鄭谷口隸書田字者其惡

趣可知不知當日何以浪得名此外如林佶人王虛舟腕力皆弱直至伊墨卿桂未谷出始遙接漢隸真傳墨卿能拓漢隸而大之愈大愈壯未谷能縮漢隸而小之愈小愈精斯翁之後直至小生二語真堪移贈耳

唐隸無可學者惟唐元宗之泰山銘得漢人遺意石臺孝經肉重骨柔遠弗及也蓋漢以來碑碣之雄壯未有及此者漢隸無大字欲作大隸者舍此銘奚所取法哉

吾士行曰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爲漢隸所謂方勁古拙斬釘截鐵備矣

王虛舟曰世之爲隸書者多以扁潤爲漢方整爲唐其實漢隸何嘗不方整但於精神今古之間分優劣耳 又曰書到熟來自然生變韓勅碑無字不變普字留字不知多少莫有同者此豈有意於變只是熟故若未熟便有意求變所以數變輒窮

蘇文忠公曰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事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姜堯章曰真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神妙無出鍾元常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書皆

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之干祿字書是其證也

王虛舟謂多寶塔爲魯公少時書魯公書碑徧天下權輿於此此碑以前無魯公書也王元美謂此碑少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誠然惟近世學顏書者非廓落卽枯朽求其不大不小骨肉停勻惟此一碑可爲家塾通行之本近榻過於肥漫但得中間鑿字不甚模糊末後空王可託等字不破者卽爲稍舊之本可供臨摹余嘗見一宋榻本瘦勁迴殊近榻凡三點水皆有牽絲連之每字之方格痕尙隱

隱可見也

顏魯公千祿字書序云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其太甚使輕重合宜近人嘉興王惺齋亦云今之學者於經史韓歐所用之字概置不用獨好用許氏說文字此韓子所謂蘄勝於人非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也此言尤中今人之病惟破體俗字斷不可從但看舊搨之千祿字書最好既可辨體又可師其筆法大小皆可摹仿近則遵守四庫館所訂通俗文字足矣

說文字不可以通行而作行楷者則不可不通篆隸之意
唐人顏柳從篆出歐褚從隸出卽宋人米蔡亦從篆出蘇
黃亦從隸出也吳匏菴嘗言作真行書者能寫篆籀則高
古今此亦探原之論也

初學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此語出自衛夫人至今學書
者皆知遵守但不知彼時所學何帖耳今人學書且須從
唐人入手如歐陽之醴泉銘皇甫碑溫虞公碑顏之多寶
塔碑柳之元秘塔碑皆可爲初學門徑逐日臨摹若歐陽
之化度寺碑今無善本翻刻本皆失真顏之家廟碑宋廣

平碑字體過大不便初學此外如虞永興之廟堂碑結體
渾穆未易攀躋且西安城武二本亦皆非原石褚河南之
之雁塔聖教序房梁公碑盧和圓健非可以形迹求此數
種皆極好之楷則然必須將醴泉銘等種立定脚跟再進
而學此數種方有把握惟鄉僻寒儒豈能盡得佳帖黃山
谷謂唐彥猷得率更真跡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世

趙松雪蘭

亭十三跋中所云昔人卽本此此意不可不知也

近人作小楷者率稱學樂毅論不知所學者皆快雪堂本
乃宋人王著所臨非右軍書也樂毅論真本有二種一爲

越州學舍本從元祐秘閣重摹今停雲館所摹前一全本是也一爲海字本卽宋高紳學士所藏石末後至一短行僅存一海字止一刻於越州石氏帖再刻於博古堂帖今停雲館所摹後一不全本是也然停雲館是從博古堂帖摹出字勢改就方整又脫失其後三半短行頗無人知爲海字本惟章氏墨池堂所摹是從越州石氏本出徐壇長所稱筆鋒纖毫畢肖者實勝停雲館不全本爲元祐秘閣真影尙可想見開合縱橫之意今人眼光全爲快雪堂本所罩雖人人意口中皆有樂毅論三字而於樂毅論之

源流正變實則茫然故不得不詳論之

樂毅論之外最著者爲十三行趙松雪謂王獻之所書洛神賦是晉時麻牋紹興間思陵訪得九行一百七十六字米友仁定爲真蹟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合成十三行二百五十字然寶刻叢編及宣和書譜皆在賈似道之前已有十三行之目而汝帖所收乃從之郁字起可見宋人傳本已自多寡不同矣今人所臨亦是快雪堂本後有柳公權跋兩行者松雪以爲是唐人用硬黃紙所臨非真本也松雪所跋本今不可見近來評此帖者皆云唐

荆川本第一孫文介本第二今唐本又不可多見孫本卽從唐本重摹是爲元晏齋本文介以不當意中間鑿損九

字其未損者是初上石後初搨本耳

十三行九字損本正與蘭亭五字損本爲

對

此外又有賈似道用碧玉所刻本俗稱玉版十三行厥

後又有玉工重鑄之一本今墨池堂所摹是也總謂之杭州本而鋒稜太露遠不及元晏齋本又有一種偏於側媚者則王雅宜臨本愈不足辨矣

黃山谷言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莫學癡凍蠅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按此數語真學書之秘鑰而莫

學癡凍蠅語尤爲痛切今人作小楷鮮不如癡凍蠅者卽古帖小楷之不佳者如樂毅論黃庭經諸劣刻皆癡凍蠅也能提筆卽避此三字足矣然談何容易哉

學行草書須熟摹淳化閣帖及懷仁聖教序孫虔禮書譜則晉唐人之筆意已備蘭亭不易學並不易言今世所傳唐絹本褚臨也定武本歐臨也二派已迴不相人似於山陰風矩離之已遠何況後人米襄陽趙吳興所臨蘭亭本具在仍自成爲米趙之書何況餘子無已則惟顏魯公之爭坐帖合晉唐爲一家學之者爲腳踏實地耳

宋四家蘇黃米皆可學惟蔡不必學蓋蔡書尙未盡變唐人面貌學蔡則不如徑學唐人此後趙董兩家惟真跡可學墨刻亦不必學最可笑者吾鄉學行書多從陝刻天冠山帖入手操觚家案頭輒有一本不知此帖是僞本罅漏顯然字體側峭神味淺薄何足以供臨摹余曾從蘇齋見松雪天冠山詩真蹟卷深厚精腴迥殊陝刻詩款皆有參差則安得呼抱殘守缺之徒而徧告之乎

黃長睿曰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作草書先本無章名因漢建

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便以爲章
帝書誤矣

宋高宗曰昔人論草書謂應指宣事如矢發機蹇不暇擊
電不及飛此造極之言創始之意也後世或云忙不及草
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佳耳

蘇文忠公

草書雖是積學乃成要是出於欲
速古人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

李之儀曰家貧不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
耳正不暇則行行不暇則草理之常也間有蔽於不及之
語而特於草字行筆故爲遲緩久之雖欲稍急不可復得

吳郡陸氏 卷二二二
矣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往還之書亦可謂
迫矣胡不正而反草耶

學草書者但一部書譜已足王虛舟嘗言右軍以後無草
書雖大令親炙趨庭之訓亦已非復乃翁堂與顛素以降
則奔逸大過所謂驚蛇走虺勢入戶驟兩旋風聲滿堂者
不免永墮異趣矣余論草書須心平氣和斂入規矩使一
波一磔無不堅正乃爲不失右軍尺度少一縱逸卽惡道
全出米老譏顛素謂但可懸之酒肆非過論也隋唐以降
惟永書千文及書譜爲得草書之正竇畝述書賦譏書譜

千紙一類一字萬同非篤論也

宋射陵

曹

書法約言云初作字不必多費楮墨取古搨善

本細翫而熟觀之既復背帖而索之學而思思而學心中若有成局然後舉筆而追之似乎了了於心不能了了於手再學再思再思再校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自此縱書以擴其量總在執筆有法運筆得宜真書握法近筆頭一寸行書寬縱執宜稍遠可離二寸草書流逸執宜更遠可離三寸筆在指端掌虛容卵掌實則不能動轉自由務求筆力從腕中來筆鋒從畫中見腕豎則鋒正鋒正則四

面鋒全而左右逢源靜躁俱稱矣

魏伯子曰古人作字於楷細秀婉中忽作一重大奇險者蓋其精神機勢所發無能自遏不覺縱筆覽者亦遂怵然改觀後人見此學爲怪異而所書不足動人本無情興徒欲作怪故也人有呵欠噴嚏必舒肆震動而洩之苟無是而學爲張口伸腰豈得快哉

鍾伯敬

惺

曰古法帖無論妍拙放斂其下筆無不厚者厚

故不易入所以能傳試取古帖中數字極樸而無態者一臨之纔覺有一二分似處卽佳矣而彼之樸而無態者自

如人反以爲不佳此卽所謂厚也伯敬書不佳而此言乃有妙理可爲學古帖者開一法門然此是專指晉唐以前名蹟言之若今人學行書只知天冠山詩帖學楷書只知閑邪公家傳則又何必以此語告之

凡臨古人書須平心耐性爲之久久自有功效不可淺嘗輒止見異卽遷師宜官之帳張芝之池水其故可思徐季海學書論云俗言書無百日工悠悠之談也宜白首工之豈可百日乎今人亦有書無一月工之諺蓋本於此試觀歐陽詢初見索靖碑唾之復見悟其妙臥其下者十日閻

立木嘗至荊州視僧繇畫忽之次見畧許三見坐臥宿其下者十日書畫之妙以歐陽與閻之真識尙不能以造次得之况下其幾等者乎

周櫟園曰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響揚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旁睥睨纖濃點畫而倣爲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揚者坐暗室中穴牖如奩大懸紙於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縑色沈暗非此不徹也硬黃者縑紙性終帶暗澀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所謂魚魷明角之類以蒙

物無不織毫畢見者昔人解響搨硬黃者皆若此今人不
用熨斗塗蠟但以油脂入少許蠟搨薄側理旣明徹又不
透滲或用薄明角作板映而書之硬黃似矣惟響搨尙未
分明予在北海見膠西張用之爲人集右軍帖中字作碑
先用硬黃法摹帖中字於紙嚮燈取影以遠近爲大小度
其式合就而雙鉤然後填實亦一法也

姜堯章曰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取運動勁則
剛而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
良弓引之則緩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

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如一引之後已曲不復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不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

黃長睿曰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此法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法有真一行二草三以言執筆去筆附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必在其三真行彌近若不問正草必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觀晉唐人畫執筆者未嘗如此可破俗之鄙說耳

趙子固

孟堅

嘗言行草宜用衷心筆者以其摺裊婉媚然

用之須捺筆鋒向左只用筆鋒不用筆尖乃可如真書直
豎用尖則施之行草無態度此要緊處人多未知按棗心
筆大約如今之純羊毫故可以捺鋒向左近人惟劉文清
公壩善用純羊毫蓋於子固之言有默契也

記明人說部中載一條云京師某巨公頗負書名適門下
士有出守湖州者囑寄致佳湖穎數枝某守莅任日卽訪
一名筆工製筆工言上等筆不能速就守刻期一月工竭
力爲之僅得十枝守馳書專介至京某公試之不佳復書
有歉語守怒召筆工欲責之工請曰貴師字體可得觀乎

守以復函示之工輒然曰早知貴師筆力止此則一日卽
可得十枝因更製數十枝以寄某公乃大稱意復書致謝
守詰其故工曰我之上等筆非歐虞顏柳不能用後所製
者便於時手耳按盧言雜記亦有一條云宣州陸氏世能
作筆右軍嘗與其祖求筆後子孫猶能作筆柳公權嘗就
求筆先與二管謂其子曰柳學士能書當留此筆如退還
卽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爲不入用遂與常筆陸云先
與者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此與前事相類而更
在其前今人有工書而不能用純羊毫者卽是此理近阮

芸臺先生跋予宋拓醴泉銘云魏周齊隋書派至歐陽而集其成嘗細玩此等書法是何等毛穎今湖州筆祇便寫宋元字耳必如此舊搨本方見得古人毫柱蹤跡安得良工爲之此非王著輩所及知也

蘇文忠公曰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不可知其長必能名世僕以爲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得之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以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

陳伯敷嘗言初學須用佳紙令後不怯紙須用惡筆令後不擇筆余謂初學者亦宜令不擇紙俟筆法稍成然後以佳紙縱其手否則安得如許佳紙以供塗抹乎

趙希鵠嘗言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研池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陳繹曾言磨墨不得用研池水合墨滯筆亟須以水注汲新水隨時斟酌之皆是至謂凡書不得自磨墨令手顫筋骨強是爲大忌云云則寒儒作字豈皆旁有磨墨之人昔人言磨墨如病又言磨墨後須養手得其理矣

王虛舟曰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睛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長興卽磨墨升許以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渣穢故墨彩豔發氣韻深厚至數百年猶黑如漆至董文敏以畫家用墨之法作書於是始尙淡墨雖一時韻味冲勝及其久也則黯黹無色矣要其矜意之書亦未有不濃用墨者也

今人臨摹古人書者統曰臨帖不知帖之名起於晉而盛於宋秦漢以前之鍾鼎欵識及石鼓等皆當謂之金石文字李斯各篆刻但當謂之磨崖至兩漢以後樹石書丹者

則謂之碑碣而皆不可以帖名帖者始於卷帛之署書凡後世一縑半紙珍藏墨蹟者皆歸之帖宋以後閣帖如鍾王邨謝諸書皆帖非碑阮芸臺先生嘗著北碑南帖論於書家源流正變所辨極精其言曰前後漢隸碑盛興書家輩出山川廟墓無不刊石勒銘最有矩法降及西晉北朝中原漢碑林立學者慕之轉相摹習唐人修晉書南北史傳於名家書法或曰善隸書或曰善隸草或曰善正書善楷書善行草而皆以善隸書爲尊當年風尙若曰不善隸是不成書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蘭亭敘等帖

而御撰羲之傳惟曰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而已絕無一語及於正書行草蓋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書法以爲品題晉書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隸書世間未見也隸字書丹於石最難北魏周齊隋唐變隸爲真漸失其本而其書碑也必有波磔雜以隸意古人遺法猶多存者重隸故也隋唐人碑畫未出鋒猶存隸體者指不勝屈褚遂良唐初人宜多正書乃今所存褚蹟則隸體爲多間習南朝體書聖教序卽嫌飄逸蓋登善深知古法非隸書不足以被豐碑而鑿貞石也宮殿之榜亦宜篆隸是以北朝書家史傳稱

之每曰長於碑榜今榜不可見而瓦當碑頭及天發神識碑可以類推晉室南渡以宣示表諸蹟爲江東書法之祖

然衣帶所攜者帖也帖者始於卷帛之署書

見說文

今閣帖

如鍾王郗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勅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絕少

見昭明文選

惟帖是尙真行草書無復隸古

遺意矣閣帖所載晉人尺牘非釋文不識苟非世族相習成風當時啟事彼此何以能識東晉民間墓甌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跡尙與篆隸相近與蘭亭迴殊則非持風流者所能變也王獻之特精行楷不習篆隸謝安欲獻之書太

極殿榜而獻之斥韋仲將事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夫魏之君臣失禮者在橙懸仲將耳若使殿榜未懸陳之廣厦細旃之上勅文臣大書之何不中禮之有豈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籠鵝耶北朝碑字破體太多特因字雜分隸兵戈之間無人講習遂致六書混淆鄉壁虛造然江東俗字亦復不少二王帖如穰智體稟等字非破體耶唐初破體未盡如虞歐碑中嘆形虞廟准歐虞恭煞歐皇甫等字非破體耶唐太宗幼習王帖於碑版本非所長是以御書晉祠銘筆意縱橫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後李

邕碑版名重一時然所書雲麾諸碑雖字法半出北朝而
以行書書碑終非古法故開元間修孔子廟諸碑爲李邕
撰文者邕必請張庭珪以八分書書之邕亦謂非隸不足
以敬碑也唐之殷氏仲容顏氏真卿並以碑版隸楷世傳家學
王行滿韓擇木徐浩柳公權等亦各名家皆由沿習北法
始能自立是故短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
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若其商權古今步趨流派擬議
金石名家復起其誰與歸

阮先生又有南北書派論以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趙燕

魏齊周隋爲北派北派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於碑榜
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丁道護
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是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於
啟牘減筆至不可識亦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
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兩派判若江河直至趙宋閣帖盛行
不重中原碑版而北派始微宋帖展轉摹勒不可究詰漢
帝秦臣之蹟並由虛造鍾王郝謝豈能如今所存北朝諸
碑皆是書丹原石哉此論亦前人所未發

本朝書家林立亦似有南北派之分前人如勵文恪

杜訥

張文敏

照

蔣拙存

衡

王虛舟

樹

以及近時之劉文清公翁

蘇齋師皆當爲北派查聲山

昇

陳香泉

奕禧

何義門

焯

姜

西溟

宸英

林吉人

估

以及近時之王夢樓梁山舟

同書

陳

玉方

希祖

皆當爲南派若余知交中郭蘭石

尙先

張澥山

岳崧

二人無家不學無體不工其意似欲奄有南北之長

而其實則尙未成派耳

退菴隨筆卷二十二

南海曾釗校

跋

前年張南山司馬自桂林歸嘗言中丞梁公之賢且善著書去年同年溫伊初孝廉至自吳門又言練立人明府嘗稱退菴隨筆心亟慕之以未見爲恨今年二月廉使喬公出一書命釗校刻閱其籤則退菴隨筆也大喜捧歸終日夜讀之其議論平正通達切實有用鑿鑿不刊南山立人二君亟稱之固宜抑隨筆初刻二十卷此廣爲二十二卷蓋續有增益並爲吾師儀徵相國所刪定者於此見公之學與時進又能虛心從人而惜南山立人二君當時所見

尚未得其全也雖然南山立人二君嘗接公言論風采而
釗株守冷官方將送試廉州道蒼梧溯鬱水翹首桂林不
得謁見爲自恨耳顧公不鄙愚陋郵書囑喬公索序釗何
敢以不文弁諸篇首爰綴校刻緣起於後以志向慕之私
云爾